

布衣陳先生存稿

刻陳布衣先生存稿叙

余始判毗陵得見唐荆川居一  
歲遂改判漳南而去之卒莫有  
文字之交豈其所以教我者有  
不在于文字也濱行送于河澣  
語余曰漳有陳布衣者學古邃

行棄舉子業終其身隱于海隅  
至今士論與名臣並夫人之輕  
重固不在乎爵位也特未見其  
文字耳吾子往觀以遺之余抵  
漳即訪其孫曰慶雲者郡弟子  
員也得其存稿而展讀之想見

其爲人剛毅篤信程朱確然不  
爲習俗所移橫渠之後一人而  
已遂命工刻其存稿以廣其傳  
嗚呼予豈獨以其文字而已耶  
亦可以想見其爲人而尚友之  
矣

布衣存稿

序

二

嘉靖戊戌歲冬拾月西峯子周

南書

布衣陳先生存稿目錄

賜進士漳州府同知九疑李畿嗣捐俸重刊

漳州府儒學教授丘汴校正

卷之一

程朱正學纂要

程氏學制

推朱子兼補聖學之說

心學圖說

一立明師

二補正學

三輔

皇儲

四隆敎本

五振風敎

卷之二

正教正考會通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呈上勅諭

程氏學制

呂氏鄉約

德業

過違

一立師

二考德

三考文

考德高下等第式

考文附

附門人翠渠周瑛跋

卷之三

奏疏啓書

乞召對疏

正風教疏

上東宮啓

學校正教文廟配饗

此疏  
欲上

未就而卒

上當路書

再上當路書

卷之四

書

荅蒙菴林雍行人書  
與林雍行人書



荅門人翠渠周瑛書 與翠渠周瑛書

卷之五

書

荅恥齋周軫舉人書 覆憲副何喬新書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又與翠渠周瑛書

覆陳白沙獻章書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與彭韶主事書

荅吳繹思太守問論語書

卷之六

書

與夏指揮書

上唐先生書 泰

與翁均質書

與龔允望書 二

與蔡先生書

與林雍書 二

與給事潘榮書

與立宗道書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又再與翠渠周瑛書

卷之七

辯說題祭文

無真儒辯

執古辯

元正字說

自題九骨扇

自題草堂

題玉堂賞花集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題余經魁詩卷後

題杭邑唐守愚挽詩卷後

告晦菴遺像文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卷之八

附錄

言行錄

行實

贊

傳

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

布衣陳先生行實贊

布衣陳先生傳

卷之九

附錄

祭文

哀詞

詩

記

門人翠渠周瑛祭文

福建愈事畏齋周孟中祭文

翰林院檢討東園鄭紀祭文

太守莆田吳繹思祭文

行人蒙菴林雍祭文

漳州府推官卓峯黃直祭文

提學僉事新喻胡榮哀詞

張東白贈行詩

陳白沙詩

瑞州陳賢贈詩

弟真聚送遠遊詩

陳白沙挽詩

祺讀白沙挽布衣詩次韻

門人吳汝欽挽詩

慎獨記

過江郎山記

存稿目錄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一

賜進士章州府司馬王疑李畿嗣捐俸重刊

漳州府儒學教授丘汴校正

程朱正學纂要

臣欽惟

皇家承宋元之後典章制度煥然大新惟學校之教  
最關風俗人才之大者則猶多仍其舊是以  
列聖繼承幾百年矣而猶士習不正民風不淳三代  
盛治未能全復蓋由學校雖用程朱之書然

不過使之勤記誦訓詁攻舉業而已而於身心正學之教則實未嘗舉行故也豈非

聖太祖創業之初專畧此一大本領事以遺

陛下於今日乎今先錄程制一篇于卷首以見三代之實教如是而後世之教殊不本於是屢文甚矣可不懼哉

### 程氏學制

朱氏熹曰明道學制最爲有本始終本末次第甚明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嘆恨不生於彼時伊川條制

尊賢堂亦是此意或問後世人才不振士  
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使用明道賓  
興之論則今任學校者皆由科舉中出豈  
能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欲變今而從古  
亦不過從此規模而漸爲之其初不能不  
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

程氏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  
備足爲師表者其人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



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貢興于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

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聞之父師曰按此程制朱氏之深取者也其後朱氏序大學亦備此制是皆酌三代之法爲萬世之宜行之必能正風俗得賢才以臻隆古之治而無疑者也宋元學校已皆知尊尚程朱之書而此制獨不見於施行者何歟只爲科舉之法所誤耳夫科舉雖曰考理學以出賢才而其實累賢才妨正學使後生

晚進奔競浮薄而士風大壞者科舉實爲之也故朱氏語錄曰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豈不信然我

皇太祖神智豈不知此但創業之初姑因其舊而未及精究而深爲之又當時儒臣亦無有能力言之者耳惜哉夫科舉創於隋煬帝定於王安石輩本非先王之法雖世行已久卒難遽罷然科舉不罷則正教不可得而行也何也學者之志終爲所奪也志奪則聖賢之道

可得而學哉故程頤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功  
而與其兄顥皆厭科舉之業張載曰孰能少  
置意於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而朱熹氏猶  
深論其弊者其言曰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  
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文章愈麗議論  
愈高而其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吁顥也載  
也熹也皆科舉進士也而皆不取科舉之法  
如此豈不深可見乎哉或曰科舉旣不可以  
遽罷遽罷則驚時也而二法又不容以並行

並行則奪志也然則聖賢大教終於不可行  
矣乎曰今只宜推大學或問兼補之說就其  
既科舉之後

朝廷爲之立師特補一教不惟有以振賢才而尤  
足以崇風教蓋使後生晚進猶知有聖賢之  
學在科舉之外庶幾必有感悟興起而士習  
可正民風可淳三代可復矣今推兼補之說  
于後

推朱子兼補聖學之說

大學或問首篇其畧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邪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敬以進乎大學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學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其本足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而可以及乎天下國家矣

臣聞父師曰按大學之敎必主於天子之元子以下至於庶人之俊選而設以其皆有天

下國家之任者也豈指泛泛之學者而言哉  
又此補學之說其終亦必歸於天下國家爲  
言則其所指又可見矣然以此重任之人乃  
有此不幸過時而後學者何哉蓋後世居位  
者皆由科舉出仕則夫未第之前正當古人  
爲學之時不免累於舉業而於聖學工夫多  
未暇及及旣第之後其或有志於是者是則  
所謂過時而後學者也故朱氏爲之立此  
補之法焉而又并詳著聖要四說則又所以

門聖學之戶庭直趨堂奧以與天心合德  
也聖門如此大事豈無真師正傳實下手做  
工夫而但記誦訓詁所能及哉觀朱喜氏大  
賢才也既第進士之後猶再從李侗氏學則  
科舉不可以專恃正學不可不兼補亦明矣  
近代制度初既登科即累於政務雖有程朱  
之志者亦無暇及此甚失先儒立法之意也  
今要須於科舉之後補此一教立師之法當  
如程制補學之法當如或問庶幾教道盡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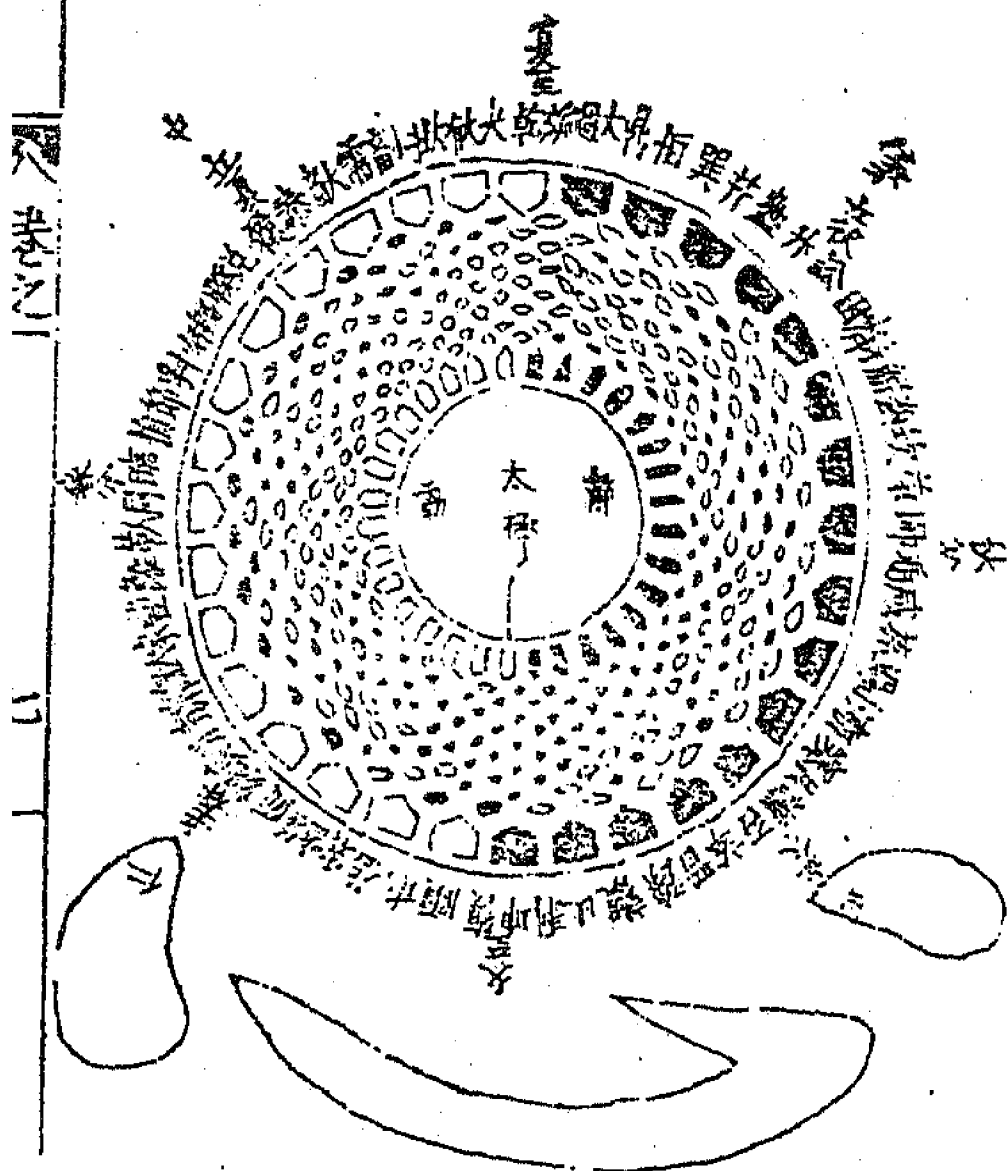
布衣存稿

卷之一

六

無嫌矣

# 天聖人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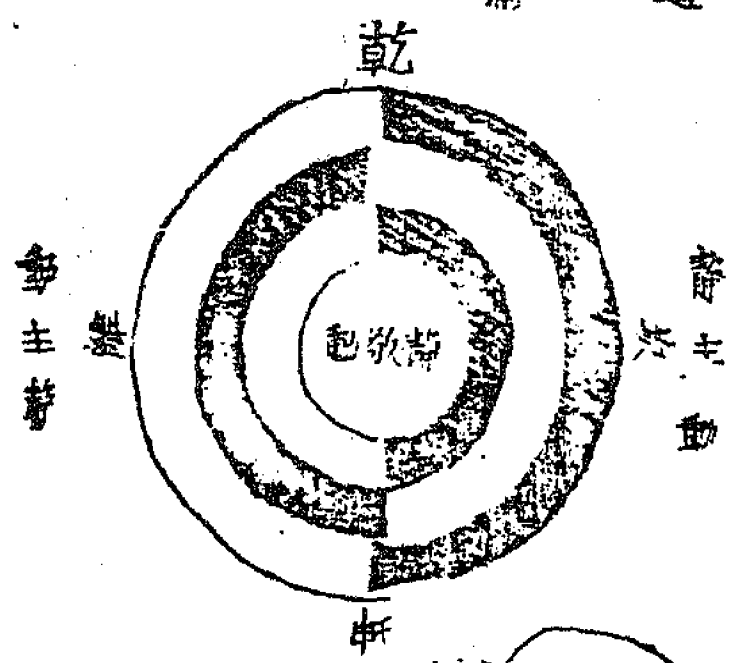
# 君 子 法 天 之 圖

主一無適

聲言無庸

常保厚法

其心收斂  
不然一物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則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

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  
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矣  
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  
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  
耶自伏羲畫卦示精即復之後堯以是欽傳之舜  
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躋  
傳之文緝武成周公待孔子孔子傳之顏心曾  
一思性孟心及孟氏歿而遂失其傳者此也竊  
竊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又

朱氏歿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多失其真傳焉今幸

三王再君伊周再相豈可不懲其失而正其教哉

### 一立明師

臣聞太學師者天下英才之師表而風教盛衰之所係者也苟不得夫聖學真傳者則不可一日而居其座臣僻處海濱固未知今之師其於聖學果何如然聞其不免猶爲諸生訓詁課業

之所累則是

朝廷使之爲俗學之失也奚可哉今請先

詔太學師其已有此聖學者可益加勉勵精純其  
或未然者則掃去從前之俗習專用心於內依  
明法一一實下其工夫至於敬立而知至意誠  
則真傳在是而可爲師矣仍乞依程制禮命近  
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克備足爲  
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畧知聖學心要者延  
聘敦遣而來就太學制等賢堂以萃之朝夕

與講明正學以備將來助教之任

## 二補正學

臣按程制師既立然後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今按無如登科進士及乙榜舉人者且未觀政除授令入尊賢堂與其師依大學次第先講求夫心要心要既明則於聖學工夫已思過半矣蓋其心體定靜堅固而能自立則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所謂一心有五萬事有綱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之要得矣然後可依



節目補小學大學工夫而其尤急務則專在於致知誠意而已而皆不外乎一敬以爲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功則皆有自得之實矣

三輔

皇儲

三代之教必先於天子之元子者實以皇極道統之攸繫而將來德教之司命也則其所以素敦而預養者尤豈可無聖學傳授之真哉

臣

惟

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天下歸心固

宗社億兆之福慶也然亦須準三代學制請遊太  
學尊賢堂觀羣英之所習者主敬以致知誠意  
皆有傳授精要工夫所以觀感而薰化者自然  
能收其放心養其德性開發聰明進德修業必  
有大成就聖功異於宋元資善堂端本堂之俗  
教遠矣夫二帝三王之學豈無真師正傳而可  
得哉觀於宋元雖皆有教然竟無聖學之君出

亦可鑒矣吁堯舜不可及湯武必可學顧師道何如耳可不謹哉

四隆教本

臣按三代之教必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然則

聖躬者實所以立教之本也蓋明師之所以立正學之所以明

皇儲之所以輔要皆本於

君德之明豈可不先隆哉隆本之要大學或問及

圖說明矣

五振風教

正學既明於上風教自振於下矣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一

終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二

正教正考會通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子朱子累千百言極論後世學校貢舉之失大畧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所以教之者無異道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

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

此舉古以見今之不然

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缺此暗說後世文詞之藝無實而可缺

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才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此暗說文詞之法不惟無實用而適以害

風俗蓋有害也

至隋唐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  
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

愚謂此弊未變今請變之也

又曰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復先王之舊  
而善今日之俗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

議即程制謹錄在後

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

弊即考文之習

如曰未暇則莫如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

此科未立今請立之也

又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  
實學之士

此選未舉今請舉之也

又曰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  
道可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  
於方來

此謂德行之科既立將遂世行不已亦如



科舉之法也

愚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  
絕學爲後世開太平實惟有在於此幸而  
明良在上宜自我

朝舉而聞之

又曰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當路  
君子其將有取焉

皇上勅諭

首訓大畧曰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

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又曰將聖賢言語體  
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行又曰爲  
學工夫必主敬窮理脩己治人

臣按

勅諭主敬窮理脩己治人一節乃聖學之要故敢表  
而出之

程氏學制

吾朱子曰明道論學最爲有本每讀其書  
未嘗不慨然發嘆恨不生於彼時或問

用程制則今之任學職者皆從科舉中出  
豈能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止以此法而  
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  
則自然丕變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  
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  
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  
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  
正學

謂不講文詞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

此統說

其教自小學灋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

此一節

勅諭所謂主敬之節目也節目大備於小學之書而其要術尤詳於大學或問之首篇朱子之所定者也愚謂必兼此而爲教爲學則三

敬益密而足以有爲乎道矣

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

擇善即

勅諭所謂窮理也其方詳大學或問愚謂不如或問非所謂窮理也

脩身

此即

勅諭所謂脩己也脩己之首務在誠意誠意之方詳

大學

章句

或問愚謂未能誠意非所謂脩己也

至於化成天下

此則風俗正矣

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此則賢才得矣

愚嘗論之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窮理誠意者正學之兩重關也要必先能主敬然後過此二關必能過此二關然後爲聖人之學故曰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也

代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故子程子以此請行于朝而當時爲當路所阻遏歷今四百年而後

聖上始舉正于學校也幸哉雖然要必真師正授實下手做工夫然後可及此故程制專爲學校造師亦可見

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

此以上皆爲學校造師

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

此即學行皆中者

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此即學行次中者

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于太學太學聚而  
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  
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遜

此即行實可選者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此即材美可選者

呂氏鄉約

呂氏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有善則書于籍有過及違約者亦書之

德業分入程制過違增入

勅諭大目二條

德業

學行皆中程制

即能主敬窮理脩己者 今爲上上等

學行次中程制

即能求以主敬窮理脩己者 今爲上中等

性行端潔居家孝弟廉耻禮遜見善必行聞過必改

以上行實可選者 今爲中上等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

以上材美可選者 今爲中中等

能習經書

此學行無聞者

今爲下上等  
今爲下中等

過違

惟記誦舊聞務口耳之學

以上

初諭

誦博闢訟行止踰違行不恭遜言不忠信造言  
誣毀營私太甚交非其人遊戲怠情動作無儀  
臨事不恪用度不節

以上朱子皆有註

右善惡之條按朱子曰每月一會集讀約畢  
有善者衆推之有過違者糾之詢其實狀于  
衆無異詞乃書之熊氏曰此即古者族師月  
吉書孝弟之遺意書其善者而勸之書其惡  
者而戒之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

一立師

立師之法當如程制恐或未暇且令教官先嚴  
自治以體夫

論所謂主敬窮理脩己之實知所以師表乎人之

道如此則學校所學皆是道矣或曰今本處提調官及學官悉心推訪有道德之人而延聘之自本官以下皆尊師焉有功績則歸本官如此則師道亦漸立矣

此即程制之意兼取元儒虞集之說

## 二考德

立簿一扇分學行高下有無爲六等依呂約之法諸生進學有善者則隨等書于籍

善目見前呂約中

有過違者或無聞者亦書之

目亦見呂約中

若昔所書之善今又有進即爲今善昔所書之  
過今已能改即同無過則皆從今等書之至於  
有善又有過當除常錄亦皆有公論焉夫知弟  
子莫如師知人莫如其友凡有一善一過或無  
聞每月依朱子例會集公論明允無異詞然後  
一一書錄

考文

即今三場文

考文之法雖先儒所不齒然今亦不可缺依實  
規誦誦作課外可歲爲四考隨其文之優劣第  
爲上中下三等各書于考德本姓名之下而或  
標榜之則勸懲益著矣或問選舉之法曰如學  
校考德名在上等者則許憲司考實不次貢舉  
蓋此等極爲難得萬中求一所謂程朱正學者  
也在中等者許其循次科貢在下等者未許所  
以激進之也如此則學校之教自重士習自變  
民風自淳雖三代可復矣

考德高下等第式 考文附

第一考德上之上 學行皆中程制

程伯淳

程正淑

朱元晦 假此三賢以見例

考文上

考文中

程伯淳 不魁

朱元晦 不魁

考文下

程正淑 報罷

第二考德上之中 學行次中程制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三考德中之上

行實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四考德中之中

林美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五考德下之上 學行無聞

王佐

考文上

王佐 狀元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六考德下之中 行有過違

王拱辰 言不忠信  
夏竦 造言誣毀

考文上

王拱辰 狀元

夏竦 魁

考文中

考文下

或問選舉考德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之上則選舉考文雖下亦取

如此則程正淑不報罷矣

學校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

如此則王拱辰不元夏竦不魁矣

考德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惟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

如此則王佐不狀元矣

如此則庶乎合朱子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之意矣或曰是則然矣然成法得無變亂乎曰成法無一毫敢變動處惟就中添考德一教是又益崇重成法者也何名爲變亂哉

愚既僭集此書竊嘆曰吁孟軻死道學不

於天下非我程朱不能開此明道之真天  
公歿正教不行於學校非我

君相不能啓此行道之實地道以倡明爲先程朱之  
功也教以舉行為重

君相之功也非倡明固行無所之非舉行實明無所  
用而藍田呂氏立法之良又可羽翼於二大  
教之後如是歟愚何幸身親見之也誰爲我  
錄告于當路乞

奏請以通行於學校選舉之中俾皆有奉行

勅教之實而五經四書皆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利  
祿文詞之書而已也豈不韙哉

嚴謹題

愚敬覽此規準作而言曰學校風教之原也  
爲天下者苟皆以是教以是考何患乎士習  
之不正民風之不淳三代之不可得而復者  
哉昔程明道欲罷科舉隆正教而未能也今  
正教其以是而隆歟唐楊綰欲罷科舉復里  
選亦未能也今里選其以是而復歟矧科舉  
不惟未嘗罷而且反賴其用益見此規之

歟道既合於古法不戾乎今蓋合古今各長  
之精慮一舉而盡得者也講程制所以造賢  
才雖小善而必錄者重勉德也講呂約所以  
正風俗雖小過而必書者嚴懲惡也德業積  
勸過失相規知行兼盡本末具舉誠足以備  
百世治天下正風俗得賢才之良法也雖然  
此心學也非深於道者固不能集此規然非  
深於道者亦不能行此規蓋不信也不信則  
不喜則宜其覽之未終篇而已掩卷不視或

退而毀此言以爲迂誕者必衆無足怪也仰  
惟

明良在上心學大明苟見此規則一日而通行天  
下也必矣士生斯世沐斯盛何其幸歟誰爲  
我往而告之也

周瑛書

清永陳先生存稿卷之二